

杨扬 邻家姐姐俏花旦



■ 杨扬得到宋长荣点拨

青年艺术家 速写 15

聚光灯下的舞台,只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,戏曲舞台尤其如此。今年是在上海京剧院荀派花旦演员杨扬进团的第11年,从艺的道路上,她不断看到当年的同学转行,惋惜之余也让她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。去年,杨扬凭《金玉奴》斩获白玉兰主角奖,又入选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,天上接连掉下两块重量级“馅饼”,让她对新的一年充满信心:“当机会来临时,就勇敢地抓住它吧!”

主动请缨

一尊白玉兰的奖杯,解开了杨扬多年的心结。10多年前,杨扬带着《金玉奴》参加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,拿惯了金奖和一等奖的她势在必得,结果连初试都没过。如今她是上京力推的青年花旦演员,生活里如小女人般娇憨的她,在传统的花旦戏之外,还塑造了潘金莲、阎惜娇、《战宛城》邹氏、《八珍汤》常妻等人物。

当杨扬鼓足勇气问领导能不能申报白玉兰奖时,领导不置可否。不过半年后,她接到了挑选申报剧目的通知,于是想到重拾当年折戟的《金玉奴》。在

上海的舞台,演绎上京老前辈董芷苓版本的《金玉奴》,评委评价杨扬的金玉奴扮相娇俏可人,把花旦、闺门旦和青衣融为一体,有层次地演出了金玉奴从纯正少女、善良少妇到正义复仇女神的心理和性格变化。

而在另一出新编戏《浴火黎明》中,杨扬跨行当以青衣的表演诠释了一位狱中的已孕共产党员,翻看当时的剧照,可以看到戏服的腰身不太合身,那是导演给假肚皮预留的空间,可当杨扬站在舞台上时,导演立刻决定,假肚皮不需要了,杨扬的神韵足以让人信服,她就是一个孕妇。

用心学戏

杨扬形成如今舞台上生活化、不做作的艺术风格,要感谢戏校的启蒙老师李秋萍给她打下扎实的基础;最应该感谢的是京剧大师荀慧生的传人宋长荣。回想起2006年第一次跟宋长荣学戏时,杨扬正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读大二。杨扬和另一名同学忐忑地敲开了宋老师的家门,迎面就是一张笑脸:“哎哟,两个孩子来了啊,快进来坐。”这让杨扬感觉就像是到爷爷家串门儿一样,在宋长荣家里住了10天,每天吃宋长荣的女儿和学生烧的苏北菜,杨扬脸吃圆了,也拿下了第一部戏《勘玉钏》。

宋长荣的教学方法完全颠覆了杨扬此前的认知。在戏校学习,一折戏一般需要学一学期,动作位置都要做得分毫不差,可宋长荣从来不拘泥于这些,总是带着杨扬先分析人物,再谈演法,对杨扬提出的问题有求必应。临走前,宋长荣拍拍杨扬的肩:“你这孩子跟我性格挺像,学戏能钻得进去。”

今年,杨扬一个很重要的计划是复排董芷苓的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》,王熙凤那股泼辣且的演绎对她来说又是一次新体验。演过的角色越多,表现的手段就越丰富,也是她挖掘不同自己的过程。85后的杨扬,在一个个经典人物里体会着人生况味,继续着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

■ 杨扬饰演金玉奴

记者 手记

这届观众变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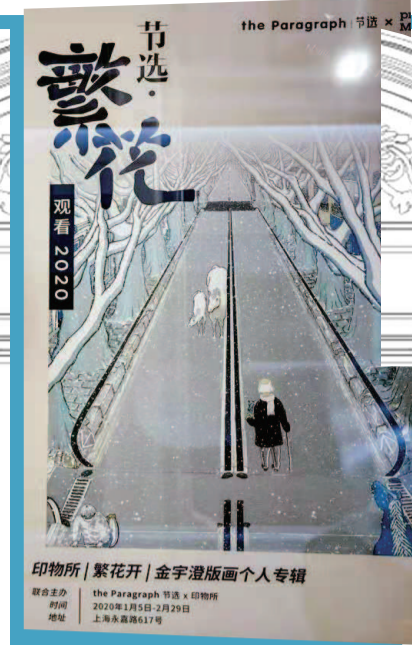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周日,杨扬将在周信芳戏剧空间挑梁演出荀派经典《霍小玉》,为上京“青春跑道”计划的汇报演出收尾。这出戏是10年前宋长荣教她的,同样没有多少身段的设计,但少女的天真烂漫、少妇的娴静优雅、弃妇的哀怨悲痛,都含在让观众回味无穷的秋波中。在给自己“京剧跟我学”班里的学生“安利”这部戏

的时候,年轻人的关注点在于:搞笑吗?杨扬开始意识到,观众群体是真的变了。

这样的变化杨扬在两次演出《柜中缘》中体会更深,下午场,观众以老戏迷居多,很多人听的是个感觉,闭着眼坐在台下,睡着的也有,常要拿来跟名家版本比个高下。夜场,来了不少年轻人,小花脸一上场,台下笑声一片。更年轻的观众,更积

极的反馈,让杨扬和其他年轻演员演起来更卖力了。如今,杨扬5岁的女儿朵朵也成了自己的小戏迷,逢人就能唱一段,也不怯场。正如京剧名角王珮瑜所说,这世界上有两种人,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,还有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。当后者喜欢上京剧了,京剧其实未来可期。

赵玥



老洋房里 繁花开

作家金字澄用版画描摹上海

随着金字澄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地展示在大众面前,著名作家在绘画方面的天赋也开始显山露水。2020年新年伊始,金字澄版画展在永嘉路上的一栋老洋房里悄然开张。

展览场地选在“the paragraph 节选”上海永嘉路展示空间,颇有海上韵味。这一栋113年历史的老洋房曾是清末上海禽蛋大王、爱国实业家阮雯衷的府邸,在上海核心地段见证着一百多年的风云际会,和《繁花》中所描摹的上海城市背景颇为般配。

洋房内,本来陈列着来自6个国家170家店的精品家居,在这个满载历史厚度的老建筑里,复古和时髦在空间内碰撞出奇妙的火花。可以说,这是上海知名的手工版画制作机构“印物所”和“节选”联合策划的一次独具空间魅力的沉浸式艺术展。海报上,上海的街道被厚厚的白雪素裹,诗意,浪漫,一个女孩从老虎窗里探出脑袋。上海非常难得见到这样的雪景,这样求之不得的景致出现在了金字澄的画笔之下。

目前这一栋老洋房由两栋英式洋房组成,南侧三层建筑为主楼,东侧两层建筑为副楼,每一间房间都摆设成各具情调的老上海居所的场景区,金字澄的作品分布其中(见下图)。

“有时我即使写了两万字,也难以表现一幢建筑的内部细节,图画是

可以的。”作家金字澄说。在读者的认知中,金字澄的名字和《繁花》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太过出名,这一次“印物所”为金字澄的几十张版画分别精印,并在网络上和微店中销售。有读者评论道,读《繁花》的时候,脑海中最初浮现的便是一幅描摹上海城市的风俗画卷,有人用不紧不慢的沪语讲着一个一个上海的小故事,讲得细致生动,活灵活现。触手可及的画面感是金字澄小说的特征,让人猜想到作者绘画方面的造诣。

金字澄道,“图画是‘文字所不能达之处’,在画图过程中,叙事形成的焦虑,到此安静下来了,仿佛一切都落定了,出现了固定的线条,种种细部晕染,小心翼翼,大大咧咧,都促使我一直画下去,直到完成。这个状态,四周比写作

时间更幽暗,更单纯、平稳,仿佛我在梦中。”本次展览展出的版画不仅仅是《繁花》的插图稿本,小猫、盆栽、钢琴、建筑,这些画中之物都带着真实又鲜活的气息。就连略微荒诞的“马”系列是上海这个地方才会产生的梦境。虽然《繁花》只是金字澄作品之一,金字澄有为本小说专作的系列版画,但是他的其他版画作品,也自然地融入了这场围绕小说主题的展览。

展览会持续到2月29日,春节期间休展。本报记者 乐梦融

